

论《金匱要略》的治则思维及其杂病治疗实践

李富震, 苏金峰, 韩洁茹, 姜德友*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24 号, 150040)

摘要 《金匱要略》的治则思维具有普遍的临床指导意义。从治未病、调衡性治则、有序性治则、适度性治则、个体性治则、因势利导等角度进行归纳分析, 以期探求张仲景论治杂病的治则思维, 用以指导临床。

关键词 金匱要略; 治则思维; 治未病; 因势利导

《金匱要略》作为诊治杂病的中医经典专著, 以脏腑经络论内伤杂病, 以整体观、衡动观、自然观揭示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特别是书中的治则思维, 具有普遍的临床指导意义。现对张仲景治则思维归纳分析如下。

1 治未病

治未病即治疗“未病”。《医宗金鉴》解释“未病”为“未病者, 未然之病也”。张仲景《金匱要略》首篇即以问答形式说明治未病的含义。具体而言, 《金匱要略》治未病认识包括两方面。

1.1 养慎摄生, 未病先防

人在疾病未发生前, 即应注意“养慎”, 防患未然。《金匱要略》首篇提出养慎摄生的具体措施如下: 1) “房室勿令竭乏”, 避免肾精亏耗。张仲景在虚劳、消渴、黄疸等疾病论述中, 条文常冠以“男子”“女劳”等, 皆提示节欲保精为养生防病的关键措施。2) “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 注意饮食营养均衡。饮食方面应无所偏嗜, 使脾胃无伤。《金匱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金匱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中详列大量饮食禁忌, 意在防止病从口入。3) 起居有常。强调保持形体不衰, 使“病则无由入其腠理”, 达到“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的效果。

1.2 把握疾病传变规律, 截断防变

疾病发生后, 应在早期及时治疗, 或根据疾病的传变规律预先采取措施, 以防传变或恶化。张仲

景十分重视有病早治和既病防变。如《金匱要略》首篇第 1 条开宗明义言“夫治未病者,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 以肝病传脾为例, 提示临床医生应根据疾病传变规律“先安未受邪之地”, 防止病邪发生传变。第 2 条云“不令邪风, 干忤经络, 适中经络, 未流传脏腑, 即医治之”; 又云“四肢才觉重滞, 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 勿令九窍闭塞”, 则是呼应第 1 条, 进一步强调邪气羁留部位表浅之时, 应当有病早治, 防止疾病由经络向内在脏腑传变。

2 调衡性治则

调衡即通过各种治疗手段使机体阴阳气血重新恢复协调平衡状态。杂病发生的本质是脏腑阴阳气血失去平衡协调, 而张仲景书中屡用“脉和”“身和”“津液和”“荣卫和”“胃气和”等术语表述天人相和或人体的平衡协调状态, 可见贯彻调衡性的要求, 恢复天人之和、人体之和, 是张仲景论治杂病的重要目的和原则^[1]。

《金匱要略》首篇言“经曰‘虚虚实实, 补不足, 损有余’, 是其义也, 余脏准此”, 提出疾病诊治虚实补泻的纲领。此后《金匱要略》各篇治病皆重调衡, 诸如寒者热治、热者寒治、脏腑补泻、表里互治、纠偏救弊等均属于调衡性治则的具体体现。如《金匱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明确提出, “病痰饮者, 当以温药和之”。痰饮病多为本虚标实, 三焦不利, 皆可致病; 而饮为阴邪, 得寒则聚, 得温则行, 故张仲景以“温药”补益脾肾, 振奋阳气, 开发腠理, 通调水道。同时酌用行消开导之品, 行其气, 消其饮, 开其阳, 通导其二便, 以补不碍邪, 温而不燥, 从而达到温运助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LPG-ZS2012-44);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 (ZHY12-Z09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基金 (XJJ2014017)

* 通讯作者: jiangdeyou@126.com

阳、行水蠲饮之效，将脏腑、表里、寒热、虚实等要点悉数囊括，充分体现“和之”之义^[8]，为调衡性治则的典型例证。

而张仲景治疗杂病的具体组方遣药，本身也是利用药物组合之“七情”关系协调方剂结构，通过剂量、剂型、煎服方法等变化，实现方剂整体功能与患者具体病情的辩证统一，具体体现了调衡性的治则要求。如《金匱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治疗阴阳不和、心肾不交之虚劳，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调和荣卫，燮理阴阳，交通心肾；对阴阳两虚、寒热错杂之虚劳，则用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调和阴阳，建立中气，柔肝缓急。《金匱要略》中还运用肾气丸治疗肾阴阳两虚之消渴、虚劳腰痛、转胞、脚气、痰饮等病证，方中以熟地黄、山茱萸、山药等养阴，用附子、桂枝“微微生火”，有阴生阳长、“少火生气”之妙。

3 有序性治则

杂病发生的病机往往错综复杂，临床决策中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和“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原则，强调论治的先后次序，先治此病，再治彼病，或彼此同治，即为杂病论治的有序性。张仲景论治杂病，十分注意论治的有序性。

3.1 表里同病，以缓急为则

表里同病者，应根据表病与里病的轻重缓急来决定治疗的先后。其一，表里同病，表病较急，当先治表，表解之后，方可治里，否则易导致外邪内陷，加重里证，此为常法。其二，表里同病，里病较急，当先治里，待里证解除，再治表证，否则正虚难以抗邪，外邪势必内陷，导致变证，此为变法。如《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14条论“病有急当救里救表”，通过举例说明表里同病的先后缓急治则。其三，表里同病，急缓相当，当表里同治。如《金匱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9条厚朴七物汤证即是里实、表证并治，又如《金匱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23条大青龙汤证则是外风与内热同治。

3.2 痼疾加卒病，“当先治其卒病”

痼疾之人又生卒病者，因痼疾根深蒂固，日久病深而势缓，难以速愈，故后治。而卒病为新病，邪浅势急，治疗较易，迟则生变，故宜急治，避免外邪深入，与痼疾纠合，使病情复杂化。张仲景在《金匱要略》第14条明言“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当然若痼疾、卒病互相影响，又当同治，如《金匱要略·血痹

虚劳病脉证治》第16条薯蓣丸证所论“虚劳诸不足”者容易感受外邪，感邪之后，祛邪则伤正，扶正即敛邪，故以扶正、祛邪并举。

3.3 气血水互病，伏其所主

阳气主推动、温煦，鼓舞全身机体气化健旺，生生不息，津液、阴血敷布方能不失其常；若阳气虚馁，阴寒凝滞，则水血停聚，水气、瘀血病发生。此时当温阳散寒，复其气化，“大气一转，其气乃散”，水气、瘀血自消。张仲景在《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治》第19条以脉论病，强调肺、脾、肾三焦气化功能均与水液代谢密切相关。而水血亦能互病，先病血，后病水，此为血病及水，“血不利则为水”，当先治血，血行通畅，水肿自消；先病水，后病血，此为水病及血，当先治水，水液代谢复常，血行自然恢复通畅。

3.4 阶段性规律发病，分期治疗

有些疾病呈阶段性、规律性病理变化，张仲景予以分期治疗。如《金匱要略·肺痿肺痛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论治肺痛，分“风生于卫”“风伤皮毛”之表证期，“热过于营”“风舍于肺”之成痈期，“热伤血脉”“血为之凝滞”之溃脓期，而在表证期应宣肺解表，在成痈期应清肺化痰消痈，在溃脓期应排脓解毒，分用葶苈大枣泻肺汤、苇茎汤、桔梗汤等方。又如《金匱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第2条言，论治疟疾，当月之内重点除疟，若疟疾日久不解，反复发作，多与瘀血搏结，发为疟母，此时又当重点治疗疟母，方用鳖甲煎丸^[9]。

4 适度性治则

“有病病受之，无病正气受之”，提示临床治疗用药贵在药力适度，药力不及则病邪不得全除，药力太过则损伤无过之正气，故临床治疗中，应注意把握和控制药物剂量、疗程与药力的关系，使药力恰到好处，即为适度性治则。张仲景论治杂病，善于药物“七情和合”，多途径、多剂型用药，收放自如，总以药力适度，恰中病情为旨归。

4.1 用药相辅相成，贵在恰中病情

张仲景用药善于相辅相成，收到协同增效、协助生效或协制减毒的效果，从而使药力适度，既可祛病，又不伤正。如百合地黄汤以百合和生地黄协同增强清润之力，治疗百合病疗效明显；又如越婢加半夏汤以麻黄与石膏相配，协助生效，共奏宣肺化饮清热之功，恰合肺胀病饮热迫肺之病机；再如乌头汤、大乌头煎、乌头桂枝汤皆以川乌与蜜同煮，既可有效减轻川乌毒性，又可延长川乌药力，

有利其发挥搜剔沉寒痼冷之长。

4.2 用药收放自如，务求药力适度

张仲景临证用药收放自如，或中病即止，或效不更方，或效亦更方，或不效亦不更方，务求药力适度。如《金匱要略》发汗之桂枝汤、涌吐之瓜蒂散、攻下之大承气汤，张仲景于方后注中或叮嘱“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或强调“得快吐”“得快利”即止后服等，均意在防止用药太过，克伐正气。又如治疗大风之侯氏黑散要求效不更方或即使暂时未收显效，仍要坚持服用较长时间，以使正气渐充，病邪日减。又如《金匱要略·痰饮咳嗽病证并治》第 35 条至 40 条针对小青龙汤治疗支饮后出现的种种变证灵活调方，方随证转，为效亦更方之典型医案记录。

4.3 多途径、多剂型用药，谨防药过病所

综观《金匱要略》全书，张仲景善于多途径、多剂型用药，或内服，或外用，汤、丸、散、栓等剂型不一而足，总以适中病所为度。如《金匱要略·痉湿喝病脉证并治》论湿病头中寒湿证，因“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未用汤剂内服，戕伐无过，仅以辛温之药末“内药鼻中则愈”。《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 6 条论百合病久治不愈，变生口渴，治疗用百合洗方，此处并非有些人所言百合洗方药力轻微，必须配合内服，而是张仲景恐百合病久，正气大伤，不能耐受汤剂荡涤之力，故用温水浸泡，令毛孔开张，使百合清润之力通过皮肤透达于内，荣养周身，有洗其外而润其内之妙，且不伤胃气^[4]。

5 个体性治则

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与个体差异关系密切，故在临床中，应当根据患者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的个体特点来制订治疗方案，即个体性治则，也即因人制宜。个体性治则强调以人为本，对于当今医学模式的转变亦具有重要意义。

张仲景在杂病治疗中非常重视个体性治则。其在使用较峻猛之剂时，十分关注患者体质强弱及其对药物的耐受能力，辩证地把握个体与病、药的关系，给予恰当的剂量，可谓因体质制宜。如《金匱要略·肺痿肺病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小青龙加石膏汤方后注曰“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又如《金匱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大乌头煎方后注曰“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皆是此意。张仲景个体性治则亦关注患者年龄、性别。如《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升麻鳖甲汤方后

注言，年轻体壮者“煮取一升，顿服之”，而“老小再服”，惟恐老幼患者对药物不能耐受之意甚明，可谓因年龄制宜。此外，《金匱要略》设妇人妊娠、产后、杂病专篇，专门阐述妇科疾病，并明确指出“其（妇女）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可谓因性别制宜之明证^[5]。

6 因势利导

疾病过程即邪正消长进退的动态变化过程。因病邪性质、致病特点、患者体质等因素，在邪正相争之下，病邪趋向之方向性和时间性表现亦有所不同，故治疗疾病当抓住最佳时机和方向，顺应体内正气抗邪的作用趋向，采用适宜治法方药，因其势而就近引导，从而逐邪而出，即因势利导。张仲景在杂病治疗中擅长运用因势利导，扶正祛邪。

6.1 以脉判断病势

张仲景擅长运用脉象来判断病势，指导治疗。如《金匱要略·肺痿肺病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 8、9 条所论“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脉沉者，泽漆汤主之”，同为咳嗽气逆之证，通过脉象的浮沉来区别病势。咳而脉浮可知病机是病近于表而又邪盛于上，故以厚朴麻黄汤因势利导，宣肺化饮，清解郁热，使寒饮、郁热从上、从表而解；咳而脉沉，沉为在里，亦为有水之征，其病机为水饮内结，病邪趋向于里，无外散之机，故以泽漆汤逐水通阳，因势利导，使水饮从下而出。

6.2 根据病邪部位分用不同治法就近利导

张仲景对邪实为患的病证，根据病邪所在偏于上下表里之不同，因势利导，分别采用吐、下、内消诸法，使邪气排出体外，以免伤正。如《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 18 条论述水气病治法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腰以下肿，水气在里在下，故用利小便法“引而竭之”；腰以上肿，水气在表在上，故用发汗法“因而越之”。又如《金匱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 21 至 24 条对“宿食在上脘”，有愠愠欲吐之势者，主张治疗“当吐之”，用瓜蒂散；宿食在下脘者当下之，故用大承气汤，均是因势利导之法。

参考文献

- [1] 田永衍,王庆其. 张仲景“和”思想研究 [J]. 中医杂志, 2013, 54(4): 280-282.
- [2] 张仲景. 金匱要略 [M]. 范永升,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131-132.

(下转第 1278 页)

好转,此时应注意顾护正气,调补肝脾肾,因此在清热利湿基础上加用五味异功散健脾益气,加强先后天之本的顾护作用。四诊患儿黄疸消退,病情处于恢复阶段,临床无特殊不适,以健脾和胃为主,舌红苔黄,仍有痞块为余热之象,故应兼清余热,加用青蒿辛香透散,使阴分伏热透达外散,加用黄精补气养阴健脾益肾。经过治疗,患儿黄疸消退,肝酶逐渐恢复,胆汁淤积缓解,肝脏损害减轻。

参考文献

- [1] 胡艳,陈黎,舒静,等. 中药治疗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肝炎 60 例疗效观察 [J].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2012, 4 (2): 98-99.
- [2] 舒静,闫慧敏. 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策略 [J]. 北京医学, 2009, 31 (1): 52-54.
- [3] 史广宇,单书健.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 肝炎肝硬化专辑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8: 10.

YAN Huimin'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Infantile Cholestasis Liver Disease

HE Qiang, ZHAO Qian, SHU Jing, YAN Huimin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YAN Huimin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cholestasis liver disease (fetal jaundice) was summariz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sease is caused by dampness pathogen, which is the main cause of fetal jaundice. Dampness pathogen can block the *qi* movement in both *yin* jaundice and *yang* jaundice, resulting in unsmooth blood circulation and blocked blood stasis. The disease is caused by bile overflowing out of bile duct to the skin, but dysfunction of spleen in transportation, dysfunction of stomach in harmonizing and descending, and internal generation of dampness pathogen are the root cau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four diagnostic techniques should be combined, and *yin* and *yang* syndrome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irstly. The color of the stool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tongue coating are the main basis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is often to remove dampness,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ld and heat, and the method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 is going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hod of dispersing stagnated liver *qi* for promoting bile flow is strengthened to cure the disease and solve the root causes.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it is necessary not to forget to concern and protect the healthy *qi*, prevent medicinal pathogen from damaging the healthy *qi*. Meanwhile, from the first small beginnings one can see how things will develop. We should not only prevent disease, but also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disease, so as to prevent diseases from exacerbating,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diseases.

Keywords cholestasis liver disease; infant; fetal jaundice; famous doctor's experience; YAN Huimin

(收稿日期: 2018-03-10; 修回日期: 2018-05-25)

编辑: 侯建春

(上接第 1267 页)

[1] 姜德友,贾春华. 金匱要略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35-38.

[2] 李富震,姜德友. 《金匱要略》经文辨疑思路述要 [J]. 中

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 (1): 46-48.

[3] 姜德友. 《金匱要略》杂病辨治思维方法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1, 29 (5): 946-950.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Thinking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金匱要略》) and Its Practice in Miscellaneous Diseases Treatment

LI Fuzhen, SU Jinfeng, HAN Jieru, JIANG Deyou

(Basic Medical Colle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ABSTRACT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thinking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金匱要略》) has a universal clin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which is included and analyzed from perspectives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s, balancing treatment principle, orderly treatment principle, moderate treatment principle, individual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explore ZHANG Zhongjing's thinking in the treatment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so as to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金匱要略》); treatment principle thinking;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s;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circumstances

(收稿日期: 2018-04-05; 修回日期: 2018-05-15)

编辑: 黄 健